

我的親伯戴傳賢

● 蔣緯國（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本文插圖刊第5、6、55頁）

講究諸相修心養性

浙江湖州稱呼「義父」為「親伯」。傳賢先生與先君有金蘭之誼，且屬通家之好。因此，我從小就秉先君之命，拜傳賢先生為「義父」，並常依偎在傳賢先生的膝下，翹首瞻親尊稱他老人家「親伯」！

親伯在我幼小的心靈中，一直就是一位可敬可愛的長者。他老人家曾經給過我許多啓示，許多鼓勵、許多教訓。也教給我許多學問和道理，特別是中華文化、歷史教訓和佛經的哲理，甚至於還教了我一些物理、數理以及星象學。記得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六日，美國將第一枚原子彈投落在日本的廣島，第二天一早七點鐘，父親就把我叫到他跟前，問我關於原子能和原子彈的事。我們談了兩個多小時，一向喜愛物理和數學的父親，當時就很快向我預測原子作戰必將致勝的結果。那天下午，我去向親伯請安時，他又和我講了許多關於原子物理的知識。親伯同我的父親一樣，只要一有空，而我又正好在他們身邊，都一定會不厭倦地教導我。

親伯非常注重心性的修養。他老人家的談笑和行動，無不表現一個中國傳統讀書人和革命志士的風範。他老人家的衣着總是那麼地整潔而入時。記得我還是中學生的時候，當時還很少有人穿西裝，親伯穿的還是時而紫紅，時而鵝黃的緞袍，腰束采帶，在腰側或後背垂下；外加偏襟背心；足登黑色雙襪粉底緞鞋。有時我發現他的袍子在背後腰際選用兩排葡萄紐，左右各兩組，上下距離各約五至六公分，將袍腰扣緊。他站立時，不僅腰背筆挺，而且兩足還站成一個「丁」字步；時而左足為基，時而右足為基！手中捧一臺水烟，器宇軒昂。不論談甚麼，總是滔滔不絕，有根有據、有分析、有結論。我們孩子們與年輕人看了，真是羨煞！記得他老人家常常說：「人除了面相之外，還應講究站相、坐相、睡相、吃相、走相與動相。這一切都顯示一個人的心相，所以必須注重修心養性。」

衣着大帽註冊商標

早年，親伯常戴呢帽，當時一般習稱「大帽」，北佬也有稱「禮帽」者。後來，他老人家自

己設計了一頂黑呢或黑綢便帽。這帽子就成爲他老人家的註冊商標。這頂帽子有點像二次大戰期間，美軍爲到海外攜帶方便而設計的船形帽，不過兩頭爲小圓角，而前端稍高。但依我看是根據傳統僧帽，把它稍爲修正縮小一點。左側還打上一道從下往上的斜帶，寬約一公分半；上釘三個同料小釦子，煞是美觀。脫下來時，可以摺扁了收在口袋或箱子裏，非常方便。

親伯跟先君一樣，成長在中國傳統的貧窮農業社會，和飽經憂患、挫折的時代。他們兩位老人家一生確實都有許多不平凡的經歷。對於親伯，這些不平凡的經歷和際遇，正融鑄成他堅毅豁達的性格，更影響到他老人家的人生觀和世界觀。親伯祖無恆產，家境窮困，但爲了創建新的中國，他又很想赴日留學求新。這樁心願被他哥哥知道後，便變賣祖產沙田，湊足費用供他東渡。不料竟在碼頭上，被歹徒把全部旅費連同行李一併搶走。突遭變故，對一個弱冠青年打擊之大，宛如末日，後來得到同行族兄的濟援，他還是去成了日本。在日本讀書三年，經常靠同學接濟度日，真是饑殍難繼，乃不得不決心提前回國。當

時留學生大家都沒有錢，其中有一位叫謝健的同學，典當了亡妻留下的金戒指，邀同學們到一家小料理店痛飲，為親伯餞行，喝醉以後，親伯大哭一場。第二天，同學們送到車站，親伯買了車票以後，剩下的旅費已不够買回上海的船票了，結果還是謝健起回宿舍典當講義，才湊足旅費成行。回到上海，一文不名，舉目無親，上海話又說不通，處境的艱難可想而知。就在這時，親伯遇到張俊生先生。張先生不僅幫助他、提拔他，還不時督責他上進。親伯每次提起這段往事，還會熱淚盈眶地說：謝健先生和張俊生先生是他這一生最感激的朋友。

國學深邃逼出來的

親伯在前清守舊的官場中，他那種酒脫的名士氣質，常不容於同道。他老人家常常回憶說：當年他年輕的時候，什麼都不怕，都不在乎。於是有人屢屢在江蘇巡撫瑞澂面前誣謬他。瑞澂却總是用淡然的態度說：「年輕人誰不是這樣！何足為病？」那時候，公餘之暇，他老人家喜歡在茶肆品茗會友，高談闊論。有一次，座間來了一位氣宇軒昂的中年人，聽到他老人家在談論時勢，於是就把座位也移了過來聽他的高論。待臨分手時才自我介紹，交換了姓名和住址。這位長者原來是赫赫有名，由刑部郎中改官知府的張孟劬。第二天早上，張孟劬就到了親伯的住處，見面就說：「昨天聽到你的高論，實在後生可畏！祇可惜，你聰明有餘，書讀得太少了！應趕緊多讀些書。」接著張孟劬就取出一些書送給親伯，殷

殷地囑咐他一定要熟讀。少年的親伯是一位自視極高的人，心中頗不以為然。但是，當著張孟劬的面，又不能不接受，只好虛與委蛇。等張先生離去，就把這些書廢置一邊，壓根兒沒想去翻它們。誰知道，張孟劬却是個有心人，經常來督促他老人家，並常常追踪到親伯經常落腳的休閒地方，坐在他旁邊，然後追根究底的要親伯報告讀書心得；而且態度既誠懇又殷勤，親伯頗受感動。久而久之，只好深入地研讀這些書籍。親伯曾經對我提起這段往事，他老人家承認他的國學深厚的基礎，都是那時被張孟劬先生逼出來的。從那以後，他和張孟劬結成了忘年之交。張孟劬的學問相當好，著作等身，晚年曾講學北方，在學術界很有地位。而親伯年輕時能蒙這樣一位長者賞識，並當作自己的子弟殷殷督善誘，實在不是一般人能有的幸運際遇。

寫文章從不打草稿

大家都傳誦親伯的文章，氣勢澎湃，影響深遠。在我記憶裏，親伯在寫作重要文章時習慣地把自己關在書房裏。他足不出戶，一天、兩天或三天，連飯菜都是由家人送進去的。當年替總理，後來替先君所寫的黨政歷史性的文告，都是如此。他老人家寫文章是從不打草稿的，每次都是跟總理、先君，先廣泛地交換意見，確定原則；然後和黨政有關人士溝通觀念，博采諮議。他就據筆疾書，一氣呵成。他所撰寫的歷史文件，到今天讀來，尤其是擲地有聲。他習慣用上面打有紅線小方格的好宣紙，字跡工整，一筆不苟，煞

是秀美勁拔。

親伯寫文章的習慣和工力，可能與他革命初期從事新聞工作有關，當然還是他那深厚中國文化的涵養，橫溢的才華及堅定不撓的革命意志，蘊育了那份超人內斂的氣質和鏗為不朽的作品，他曾自署為「戴天仇」，就可以顯示出這種意志與情操了。

親伯挺秀蒼勁的楷書，與于右任先生酒脫不羈的行草，為民國當代並傳的書法，可為後人做字帖來臨摹。親伯的獨子安國哥（不幸於民國七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因癌症逝世）傳承了他的筆法，雖然工力不足，但已得親伯的神髓。

一般人祇知道親伯華國的文章，雋永的詩詞，蒼勁的書法等三絕。沒有人知道親伯老人在繪畫的工力。寫到這裏，我願意敘述一件深深地引以為遺憾的往事。

遠在抗戰前，親伯乘船赴歐洲訪問，途經亞非間之紅海，突有靈感，他就以紅海的景色擬了一條上聯為：「紅海、碧波、翻白浪！」紅海為名；其波呈綠；但船頭衝出的浪花，却是白色。他老人家遍徵訪下聯於歐、亞僑社而不得。回程時，又專訪南洋（現稱東南亞或西南太平洋）在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等地拜訪了不少僑友。那時南洋的華僑遠比僑歐美者喜歡詩詞。雖也蒐集了若干條下聯，但始終未能有使他感到滿意的。

我在抗戰前一年（公元一九三六年秋）出國留德三年，其後留美一年多。在抗戰爆發三年（公元一九四〇年冬）之後回到陪都重慶，在拜見

雙親之後，立即就去向親伯請安。當時他老人家就把這件故事講給我聽，同時也測驗一下我這個留外已經四年的「半洋人」，看看是否已把「中國玩意兒」忘了！他鼓勵地說：「我在南洋已經把賞金提高到兩千美金，你要是能對得出來的話，我獎賞五千美金！」當時稚氣的我不知是從那裏來的靈感，不到五分鐘，我就回陳了「下聯」：「爬蟲、睡蛹、化飛蛾。」我將蟲蛾一生三個時期的形態，用來對紅海的三種狀況下所呈現的顏色。一方面也有一些用以表我自己的抱負，以報國恩親情的用意。親伯非常高興，認為詞意均可，大為稱讚。我實在有受寵若驚之感，當然也暗暗自喜。親伯鼓勵我說：「孩子，但願你能蛻化得出來，而不可作繭自縛！」當時期許之情，猶在眼前。但是，我並沒有得到那五千美金的賞金。親伯說：「其實，我那有五千美金！不過，我要送你一樣東西，我認為你花五萬美金也未必買得到的！」於是他指著牆上的一幅油畫說：「我一輩子只會畫過兩張油畫，抗日戰爭爆發後，我祇帶了一張到重慶。你對的下聯值得贏取這張油畫。」我謝了又謝；再三鞠躬後，雙手接了過來。我當然比他老人家送我五千美金還高興！

這是親伯送給我的一件極珍貴的禮物。可惜從大陸播遷來臺的時候，我全心投入在淞滬地區的裝甲部隊作戰，還要照拂整個裝甲兵和軍眷們的撤退（合數十萬噸的物資）。而這幅無價之寶與其他行李一起丟掉了！這一直成爲我一生中的第二件憾事。（第一件憾事是當我在留德習軍時，父親給我的函件在國內隨著戰火，都炸光了！）因爲據我所知，親伯另外一幅畫早在抗日戰爭時已經不知所踪。不過我倒祈求上蒼，希望親伯這兩幅稀世的作品，先丟的那一幅，正在一個日本人手中；我這一幅，却在一個中共的高幹手中；有一天能夠突然出現於我眼前！

自沉長江受佛護引

親伯除了是三民主義的革命信徒以外，親伯生命中的另一個信仰就是佛學。自我懂事以來，印象中他老人家就是一位篤信佛教的居士，而且對佛學有深厚的修養。他老人家的靜禪，也是極有根柢的。平時，親伯手上總是纏着一串佛珠，這已經是他老人家生活中的一部分。有人說他信佛是消極、迷信、退步；甚至更有人誣蔑說他禮佛完全是爲了蒙古和西藏行懷柔政策，是一種政治手段和障眼法罷了！但他老人家從不辯解。我發覺，有時候我好像也染上了這一種態度，對有些無法理解的人，辯解是件多餘的事！其實，像親伯這種性格的人，我認爲他本身就很有佛性。他曾經到過西藏，不過那一趟是安國哥陪他一起去的，我並不十分清楚。那時候信佛的人都拜師父。親伯拜的師父極可能是太虛大師，但我無法證明。不過在大陸時，無論顯宗或密宗的大師或大喇嘛，無有不敬崇親伯的！我曾親自聽到親伯敘述一段有關佛教信仰神奇的往事，也許是許多後人所不知道的。事實背景是這樣的：民國十一年，親伯奉中國國民黨總理孫中山先生之命赴四川，勸告當地將領息兵弭爭。可是他老人家尚未到達四川，在途中就聽說川戰已經爆發，使他深感灰心和無望，因爲他老人家原先對此行深具信心，而且也覺得應不辱使命，誰知結果竟是如此！一時想不開，竟投長江以圖自盡謝「罪」。他老人家想效法先賢，了此一生。親伯告訴我說：「當時是夜晚，剛跳下水的時候，彷彿覺得遠處有燈光在指引着我，並且有白光托着我的身體，老是沉不下去，然後就漸漸地不省人事了。等到再醒來的時候，才知道已經被漁夫和碼頭工人救起。」他親身體驗到，就在溺水時生死的一剎那間，他看見有一圈白光從水面射出，忽然頓悟這道白光就是佛光，而且是觀世音菩薩的保護佛力。於是腦中閃過一線生機，種下佛緣，他被救起之後，對人生的看法就有了很大的轉變，而從消極的悲觀情緒結中轉化而爲積極入世的情操。從那以後，他才開始真正誠心研究佛理，並走進了大乘的佛門；其後又在代表父親進入西藏時，與密宗結上了不解之緣。約在八年前，有一位西藏活佛（倫波哲 Rinpoche）到臺灣來佈道，同時到處探問當年有一位中央部長級的長官，經理極深，曾到過西藏；他切欲查得其姓名與下落，最後遇到了我，才講起親伯的姓名。

五十歲以後，親伯的健康狀況已漸不如前。他老人家常作許多國事與世局的分析與預測，憂國憂世，所以衰老得特別快。民國三十八年南京撤退時，先君交待鄭彥棻先生，轉告親伯勸他早一點離開南京，但他老人家却堅不肯走。先君無奈，最後把我從徐州前線叫回南京，要我去勸之以情，力勸他隨中央政府，由廣州撤離大陸赴臺。當時，他老人家住在湯山的別墅裏。我叩命前

往，親伯說：「我在這裏這麼安靜，爲什麼要叫我走呢？」我說：「父親說的，如果您不走，要我在這地陪您。」他老人家笑說：「孩子，我在這地安安靜靜，你如果在這裏陪我，我就不就不安靜了嗎？」我說：「我不吵您就是了。一方面和您作伴，另一方面您有閒時也可給我講學說經。父親說我在前線已經很久，留下來過一段後方的生活，也可以隨着親伯多學些東西。」親伯知道先君有此決心，也相信我一定會陪伴他到底；必要時會和他一起殉國。所以就答應離開南京，前往廣州。我擔心到時候又發生變卦，所以又說：「父親要我陪着您，一直送您上船離開廣州，再回前方。」親伯說：「我說了走，就一定走的。我一定馬上離開湯山就是了，你趕快回前方去。現在國家危在旦夕，正是軍人用命之時！你父親一定會高興見到你重返前方報國，切不可貪生怕死！應知總理說的『我生則國死，我死則國生』的道理和軍人魂的氣節！你立即回報你父親，我一定儘早起程前往廣州。」

在同報父親之後，我要照料裝甲兵司令部與不參加淞滬作戰的各單位，轉進臺灣。我當時已是裝甲兵副司令，上級原未分配我到前方帶着部隊作戰的責任，所以我先到臺灣部署各作戰部隊、各勤務支援單位與各訓練基地，以及後方倉庫和戰車修護的基地工廠等位置。費時一月餘，又趕回淞滬前方，務期步兵指參不至錯用戰車部隊；尤其是繁重的後勤，以及保密切與戰地政務等。後來檢討，我覺得我是做對了，奉命才做，只是一個好幹部；但是未奉命，而能只見真理，

自動去配合，提供應有的作爲，才是革命精神！那時候，正好趕上淞滬會戰重要時刻。

親伯果然沒有失信，從南京到漢口，再從漢口轉粵漢鐵路搭火車到了廣州。這一段原是父親的戰略運用！因爲原本從南京可以直接向上海撤退，然後從上海上船就直接到臺灣了。但父親却指示政府從南京先撤至漢口，而他老人家自己又帶着胡宗南將軍等的部隊向雲、貴、川地區轉進；那樣地誘使中共錯認國軍又要以抗日戰爭時所建的西南大後方爲基地，繼續與共軍作戰到底。毛澤東乃遣共軍主力立即振起向西南作追擊，期能捕殲國軍最後的精銳部隊，並迫我中央放棄政權。父親先則在國際和國內情勢逼迫之餘，爲期美援能在他下野後來到，不得不離開南京首都，當時即由美國支持下之副總統，所謂「第三勢力」的李宗仁接代總統職務。父親乃以中國國民黨總裁之身份，以自身爲餌作出西撤大後方模樣，吸引了共軍西進。直到共軍機槍已射至成都機場，才應已撤至臺灣之中央民意代表的公決，飛抵此復興基地，復職視事，繼續領導國政，推行民主憲政，以期光復大陸，再建三民主義的新中國。

在美、英、蘇三巨頭的雅爾達秘密會商下，決定了出賣中華民國，支援中共的陰謀，共軍在雅爾達密約上，乘美國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對日本本土（廣島）投下第一枚原子彈之後，即向日宣戰，並驅一百五十八萬大軍進入東北地區（世稱滿州里亞，日稱關東基地）。八月九日美軍復在日本本土另一位置（長崎）投下第二枚原子彈，次日日本即決定無條件投降。當時共軍在蘇

軍掩護之下，以及其軍（士）官幹部協助之下，編裝並訓練了新軍五個野戰軍。蘇俄將虜獲日造的裝備，以及蘇俄自造（入侵部隊帶入者）和美國援蘇抗德之美造新裝備，交給林彪並由其轉至內陸，交給其他單位。其數足可裝備一百餘萬野戰軍；真是聲勢浩大！毛澤東斷沒料到，當其主力追向當年所謂的「大後方」時，竟然撲了一個空！但其餘的共軍，都在李宗仁賈渡之下，從江陰與鎮江過了長江，而直追京滬。結果，美國支援所謂的中國的第三勢力，事實上是支援了第二勢力的中共！而李宗仁却在共軍進入南京之前，已經捲逃香港，隨後更轉至美國去了。

預言國事非常準確

上面這一段記載，簡單地說明了當時國際對我國的陰謀和國內概況，這些早已在親伯預料之中。悲劇也就從這一個「戰略分析和預測」開始了。親伯曾爲民國作過兩次「十五年」的預測性分析；據說只有黨、國頂峯極少數的首長看過，每次都非常準確。有些元老因而稱親伯爲預言家，我認爲所謂「預言」，實在就是戰略分析和戰略判斷。親伯隨着政府高級人員一同到了廣州之後，下榻於廣州市的某一所旅館，等待公家訂派的船前往臺灣。但是那天一早，大家上了船以後，才發現不見親伯他老人家。有人說根本就沒看見親伯上船，於是好友中立即有人下船，回旅館尋找。結果發現親伯他老人家已經圓寂仙逝在旅舍的床上了，時爲民國三十八年二月十一日早晨。親伯！您就這樣實現了您對先君和義兒我「離

開湯山，到廣州」的諾言！您就這樣地完成了「終身於大陸」的心願！親伯的死因，引起許多猜測和議論，有人說他老人家是自殺身亡的，因為桌上和床上都發現了安眠藥。當時我並不在現場，不過事後聽別人描述現場情況，我肯定地認為親伯不是一般傳說的自殺，而是心臟病突發過世的。因為親伯的床上灑了好幾顆安眠藥，而在靠床的桌子也發現了安眠藥的瓶子，瓶子裏還有半瓶藥。就我所知，他在晚年，一定要安眠藥才能入睡。那天很可能是他在拿安眠藥的時候，心臟病突發，所以藥才會灑在床上。如果他是自我了斷的話，他儘可以把整瓶安眠藥吃光！

消息是父親先我獲知，他立即差人將我從前方叫回，並命我即刻趕往廣州。我趕到時，安國哥已經把親伯的後事料理妥當。沒想到湯山勸離，竟是我見義父的最後一面。

親伯是一位國家戰略與大戰略家，所以他老人家能在分析國事與世局後作如此精確的判斷。他老人家的愛國愛世絕對不是僅止於悲天憫人。

他既有滿腔的熱血，也有高人一等的具體戰略眼。當時他老人家已經從國務狀況與國際局勢中判知，政府播遷至臺海後，斷非在十五年之內可以重光大陸的。他老人家也知道，依其當時的健康狀況，極可能支撐不到十五年以上！而救國救民

之大業，必須由我們革命後輩的子侄負起責任來完成！從他竟把安眠藥灑了一床，也可判為他極可能有想自了一生，而長留於大陸之意。

親伯仙逝時才六十歲，今年是他老人家百年冥誕。雖然時隔四十年，他老人家的音容和風範，以及革命志士的執着、毅力和忠誠，仍深深縈留錫鑄在我的心版上。最後，我要念一句，他老人家教我的：「唵嘛呢叭囉吽！」（註）

（註）此為六字明咒（蓮花座裡的寶珠——南無阿彌陀佛），乃祈求上蒼賜福之意。

小標題及註為編者所加，因排印匆促，未及送請作者過目，如有錯誤，容再更正。

中外文庫 之三十一 鐵血精忠傳

增訂再版

喬家才著全書六百餘頁
定價新臺幣貳佰元

本書係喬家才先生繼關山煙塵記、戴笠和他的同志等書之後又一精心傑作，要目有：

仙霞人才及其運數、藍太夫人母教恭嚴、安溪小學一羣健兒、浪跡天涯一十二年、時代浪潮遠走廣東、在騎兵營鋒芒漸露、總司令部聯絡參謀、十萬元捉拿江漢清、日寇的剋星特務處、洪公祠和浙江警校、建立無線電通訊網、希望做校長的衛士、藏本領事失踪事件、無名英雄革命靈魂、公開機關秘密工作、破獲共產國際間諜、陳濟棠強扣三兵艦、刺楊案主犯劉蘆隱、殷汝耕冀東偽組織、兩廣事變策反有成、刺汪案凶手王亞樵、決心赴難親入危城、肅清全國各地日諜、七七變起通州殺敵、紀律森嚴臨危不退、萬人部隊轉瞬成軍、別動隊奮戰淞滬區、忠救軍北方打游擊、從空中截留楊虎城、會澈和抗日殺奸團、別動軍包頭戰賀龍、懷仁堂上最後遺言。

全書共二百多篇，附錄戴笠策反奇勳、戴笠的人情味、戴笠感人的故事。谷正綱、周念行作序，全書記述戴笠鐵血鋤奸精忠報國的真實故事，字字珠璣篇篇精彩，歡迎購閱。平裝本每冊新台幣貳佰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